元遺山集/卷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五 ◄

元遺山集
卷三十六

► 卷三十七

序引

陸氏通鑒詳節序

中州文明百年，有《經》學，有《史》《漢》之學、《通典》之學，而《通鑒》則不能如江左之勝，唯蔡內翰伯正甫圭、蕭戶部真卿貢、宗室秘國公子瑜之等十數公，號稱專門而已。近歲此學頗行河朔，武臣宿將講說記誦，有為日課者，故時人稍稍效之。卷帙既多，艱於傳寫，通都大邑，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，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。溫公修此書十有餘年，雖相業未究，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，以與左丘明氏並傳。立功、立言，皆聖哲之能事，在公為無憾；特其傳與否，系學者幸不幸耳！歷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，取陸氏《詳節》，且以《外記》及諸儒精義附益之；公所載大政事、大善惡備見於此，蓋有不可勝學者矣！以為得之易則學者眾，因鋟木以傳。從是而往，一邑之令，一州之守，千人君之長，若見而有所得，愛而知所慕，舉而措之施為之閒，免於面牆之蔽，張侯與有力焉。侯官偏將軍，佩金符，食大縣萬家，千頭木奴足供指使，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邪？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，故為其所以然。乙卯秋九月望日，太原元某裕之書。

杜詩學引

杜詩《注》六七十家，發明隱奧，不可謂無功。至於鑿空架虛，旁引曲証，鱗雜米鹽，

反為蕪累者亦多矣。要之，蜀人趙次公作《証誤》，所得頗多；托名於東坡者為最妄。非托名者之過，傳之者過也。竊嘗謂子美之妙，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。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，隨物賦形；如三江五湖，合而為海，浩浩瀚瀚，無有涯涘；如祥光慶雲，千變萬化，不可名狀。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。及讀之熟、求之深、含咀之久，則九經、百氏，古人之精華，所以膏潤其筆端者，猶可仿佛其餘韻也。夫金屑、丹砂、芝術、s桂，識者例能指名之，至於合而為劑，其君臣佐使之互用，甘苦酸鹼之相入，有不可複以金屑、丹砂、芝術、s桂而名之者矣。故謂杜詩為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，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。前人論子美用故事，有「著鹽水中」之喻，固善矣；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，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，物色牝牡、人所共知者為可略耳。先東岩君有言：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。以為今人讀杜詩，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，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，此最學者之病。山谷之不注杜詩，試取《大雅堂記》讀之，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。可為知者道，難為俗人言也。乙酉之夏，自京師還，閒居崧山，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為一書，名曰《杜詩學》，子美之《傳》、《志》、《年譜》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。候兒子輩可與言，當以告之，而不敢以示人也。六月十一日，河南元某引。

東坡詩雅引

五言以來，六朝之謝、陶，唐之陳子昂、韋應物、柳子厚最為近風雅，自餘多以雜體為之。詩之亡久矣，雜體愈備，則去風雅愈遠，其理然也。近世蘇子瞻，絕愛陶、柳二家，極其詩之所至，誠亦陶、柳之亞；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、柳而不能不為風俗所移為可恨耳。夫詩至於子瞻，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，後人無所望矣！乃作《東坡詩雅目錄》一篇。正大己丑，河南元某，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。

東坡樂府集選引

絳人孫安嘗注坡詞，參以汝南文伯起《小雪堂詩話》，刪去他人所作「無愁可解」之類五十六首，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，坡詞遂為完本；不可謂無功。然尚有可論者，如「古岸開青葑」，《南柯子》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，此等猶為未盡，然特其小小者耳。就中「野店雞號」一篇，極害義理，不知誰所作；世人誤為東坡，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：「神宗聞此詞，不能平，乃貶坡黃州，且言教蘇某閒處袖手，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。」安常不能辨，複收之集中。如「當時其客長安，似二陸初來俱妙年。有胸中萬卷，筆頭千字；致君堯舜，此事何難？用舍由時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閒處看」之句，其鄙俚淺近，叫呼炫鬻，殆市駔之雄，醉飽而後發之；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，而謂東坡

作者，誤矣！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，蓋傳寫之久，不無訛謬，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，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為是，是亦好奇尚異之蔽也。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，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；自餘《玉龜山》一篇，予謂非東坡不能作，孫以為古詞刪去之；當自別有所據，姑存卷末，以候更考。丙申九月朔，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，元某引。

錦機引

文章天下之難事，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，學者不偏考之，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。予初學屬文，敏之兄為予言如此。興定丁丑間，居河南，始集前人議論為一編，以便觀覽。蓋就李嗣榮、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錄之，故未備也。山谷與黃直方書云：「欲作《楚辭》，須熟讀《楚辭》，觀古人用意曲折處，然後下筆。喻如世之巧女，文繡妙一世，誤欲織錦，必得錦機，乃能成錦。因以『錦機』名之」。十一月日，河東元某自題。

集諸家通鑒節要序

汝下弋唐佐集諸家《通鑒》成一書，以東萊呂氏《節要》為斷。增入外紀、甲子譜年、目錄、考異、舉要、歷法，及與道原史事問答、古輿地圖、帝王世系、釋音；溫公以後諸儒論辨，若事類，若史傳，終始括要，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，為卷百有二十，凡二百餘萬言。唐佐學有源委，讀書論文，精玩旨意，隨疑訂正，必理順而後已。故其所編次，部居條流，截然不亂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、魏卿家。張精於星歷之學，州里以好事見稱，請為唐佐鋟木以傳。唐佐過某於太原，以定本見示，且言溫公識治之良相，時君用之不盡；屏處閒局餘二十年，其所得者《通鑒》一書而已。顧雖功業未究，較其成一家之言，而為百代不刊之典，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？承平時，明經、詞賦取士，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為未廣，謂杜氏《通典》、司馬氏《通鑒》皆可增置學宮，為士子專門之業，宰相以為然而未暇也。此書編帙浩繁，傳寫不易辦，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。張氏此本，減完書紙墨之半，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。戶牖既開，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奧者，幸為我道所以然。雖然，某竊有所憾焉：公與二劉氏、範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跡，蓋用《春秋左氏傳》、荀悅、袁宏《漢紀》例為之，以便觀覽，故於中秘外邸之書，芟蔓翦截，舉宏綱而撮機要，其所取才十一耳；而公既為成書上之，複自為《通鑒詳節》傳於世者，獨何歟？其後呂、陳、王、陸諸人，亦皆以公例為之，豈數公者於編年本末，故使之不相綴屬，開學者涉獵之漸乎？唐佐真積之力久，必能得其微旨，幸為講明之，以曉我曹之未知者。年、月、日，河東人元某謹序。

十七史蒙求序

安平李瀚撰《蒙求》二千餘言，李華作序，李良薦於朝，蓋在當時已甚重之。迄今數百年之間，孩幼入學，人挾此冊，少長則遂講授之。宋王逢原複有《十七史蒙求》與瀚並傳。及詩家以次韻相誇尚，以《蒙求》、韻語也，故姑汾王涿，又有《次韻蒙求》出焉。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，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，遷就傅會、何所不有？唯施之賦物、詠史、舉古人徵事之例，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。是則韻語、次韻為有據矣。始予年二十餘，住太原學舍，交城吳君庭秀，洎其弟庭俊，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，嘗以所撰《蒙求》見示，且言：「逢原既以「十七史」命篇矣，而閒用《呂氏春秋》、《三輔決錄》、《華陽國志》、《江南野錄》，謂之「史」，可乎？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，諸所偶儷，必事類相附；其次強韻，亦力為搜討。自意可以廣異聞。子為我序之可乎？」予欣然諾之，而未暇也。後三十七年，予過鎮陽，見張參議耀卿。耀卿，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。問以此書之存亡，乃云版蕩之後，得於田家故箱中。因得而序之。按李瀚自嫌文碎，此特自抑之辭；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，是亦許與太過；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，隨便訓釋，童子固多宏益，老成頗覺起予，此為切當耳。載籍之在天下，有棟宇所不能容、而牛馬所不能舉者，精力有限，記誦無窮，果使漫而無統，廣心浩大，將不有遺忘之謬乎？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，吾知《蒙求》之外，不複有加矣！古有之：積絲成寸，積寸成尺，尺寸不已，遂成丈匹。信斯言也！雖推廣三千言為十萬，其孰曰不可哉？吳君博覽強記，九經《傳》、《注》率手自鈔寫，且諷誦不去口；史書又其專門之學；文賦華贍，有聲場屋閒；教授生徒，必使知己之所知，能已之所能。時議以此歸之。貞佑之亂，負母入山，道中遇害，年甫四十云。庚戌五月晦日，新興元某序。

拙軒銘引

左轄公以「拙軒」自號，徵文於某，謹述而銘之。去古既遠，天質日喪，人偽日勝。機械之士以拙為諱，天下萬事一以巧為之。矜長出奇，爭捷求售，其心汩汩焉如弄丸、如運斤、如刻猴之工、如貫虱之射，唯恐巧之不極。至於汲黯之戇、絳侯之訥、石建之醇謹、卓茂之迂緩，班超平平之策、陽城下下之考，咸共嗤點，以為不智。事業之鄙陋，風俗之薄惡，實坐於此。惟公以清白傳世德，以忠信結人主；出入四朝，再秉鈞軸，危言高論，聳動天下。發凶豎未形之謀，則先識者以為明；犯強臣不測之怒，則疾惡者以為高。視千載無所於讓。其以「拙」為號者，非欲賢於斯世而已也。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，有：「天下拙，刑政徹，上安下順，風清弊絕」之語。夫能至於上安下順，風清弊絕，則天下之能事畢矣！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，乃所以自任邪？

如庵詩文序

密國公韓璹，字子瑜，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。明昌初已授封，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。衛紹王時，除開府儀同三司。宣宗南渡後，封胙國公。哀宗正大初，進封密。自明昌初，鎬厲等二王得罪後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、府尉、文學，名為王府官屬。而實監守之。府門啟閉有時，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；出入皆有籍，訶問嚴甚。金紫若國公，雖大官無所事事，止於奉朝請而已。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。初，燕都遷而南，危急存亡之際，凡車輅、宮縣、寶玉、秘器，所以資丕天之奉者，舟車輦運，國力不贍，至汴者千之一耳。而諸王公貴主，至有脫身而去者。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綦篋，寶惜固護，與身存亡，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。方遷革倉卒，朝廷止以乏軍興為憂，百官俸給，減削幾盡。歲日所入，大官不能贍百指。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為資者，其落薄失次，為可見矣。元光以後，王薨，門禁緩，文士稍遂款謁，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。公資稟簡重，而至誠接物，不知名爵為何物。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，龍岩任君謨學書，真積之久，遂擅出藍之譽。於書無所不讀，而以《資治通鑒》為專門。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，其善惡是非、得失成敗，道之如目前。穿貫他書，考証同異，雖老於史學者，不加詳也。名勝過門，明窗棐幾，展玩圖籍，商略品第顧、陸、朱、吳筆虛筆實之論，極幽渺；及二王筆墨，推明草書、學究之說，窮高妙，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。典衣置酒，或終日不聽客去；爐薰茗碗，或橙蜜一杯，有承平時王家故態，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。字畫得於蘇、黃之間。參禪於善西堂，名曰「祖敬」。自題寫真有：「枯木寒灰亦自神，應緣來現胙公身。只緣苦愛東坡老，人道前身趙德麟」之句。舊制，國公祭山陵，則佩虎符、乘傳，號曰「嚴祭」；若上清儲祥宮、若太乙宮、五岳觀設醮，上方相藍大道場，則國公代行香。公多豫焉。又有詩自戲云：「借來羸馬鈍於牆，馬上官人病且尪。無用老臣還有用，一年三五度燒香。」蓋實錄云。公詩五卷，號《如庵小稿》者，汴梁鬻書家有之。樂府云：「夢到凰鳳台上，山圍故國周遭。」又云：「咫尺又還秋也，不成長似雲閒。」識者聞而悲之。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，特作晉人之自放酒耳；吟詠情性，留連光景，自當為緩憂之一物。在公，則又以之遁世無悶，獨立而不懼者也。使公得時行所學，以文武之材，當顓面正朝之任，長轡遠馭，何必減古人？顧與槁項黃馘之士、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？朝家疏近族而倚疏屬，其敝乃至於此，可為浩嘆也！天興壬辰，曹王出質，公求見於隆德殿。上問：「叔父欲何言？」公奏：「聞孛德雖議和，孛德不苦諳練，恐不能辦大事者。臣請副之，或代其行。」上慰之曰：「南渡後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？然叔父亦未嘗沾匄。無事則置之冷地，無所顧藉；緩急則置於不測。叔父盡忠固可，天下其謂我何？叔父休矣！」於是君臣相顧泣下。未幾，公感疾，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

薨，春秋六十一。後二十有六年，此集再刻於大名。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為之引。

琴辨引

彥實苗君，平陽人。童丱中，為鄉先生喬孟州、展君章所器，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硯席。君章文學深博，兼通音律，教彥實與德容琴事。初授指法，絫錢手背，以輕肆為禁，至一聲不敢妄增損。彥實後以雅重見稱，有自來矣。弱冠應「明經」舉選，三赴庭試；至論知琴，亦與德容相後先。當熙宗守成之際，惟弄琴為樂而已。琴工衛宗儒者，一日鼓琴不成聲，問之故，曰：「山後苦寒，手拮據耳。」即賜之貂鼠帳，熾炭其前，使鼓之。世宗好此藝，殊有父風，寢殿外設琴工，幕次鼓至夜分乃罷。嘗言：「吾非好琴；人主心無所住，則營建、征伐、田獵、寵嬖，何所不有？吾以琴系著吾心耳。」一侍從鼓琴東宮，衣著華麗，上以輕浮，敕不得入宮。至顯宗，又妙於琴事者也。三四十年之間，此道大行，而彥實出於其時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，因得待詔翰林，居京師。未久而聲譽籍甚，至廢舉業不就。南渡後，日從楊趙游，閒閒嘗有詩推敬，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。公藝既專，又漸於敦樸之化，習與性成，其分別古今《操》、《弄》，孰雅孰鄭，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。常選古人所傳《操》、《弄》百餘篇有古意者，纂集之，將傳於世，為危急存亡之秋，良未暇也。長子名某，字君瑞，嘗仕為省郎。閒居燕中，悼雅道之將廢、而先意之不究，將鋟木以傳，請予題端，且以卜當傳與否也。予謂君瑞言：「子第傳之。山谷有云：『枯木嵌空微暗淡，古器雖在無古弦。袖中正有《南風》手，誰為聽之誰為傳？』東坡有云：『琴裏若能知賀若，詩中定合愛陶潛。』漢大司空宋宏，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、劉向父子，光武拜為議郎。帝每宴，輒令鼓琴，好其繁聲。宏聞之不悅，悔於薦舉。伺譚內出，正朝服坐府上，遣吏召之。譚至，不與席而讓之曰：『吾所以薦子者，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，而今數進鄭聲以亂《雅》、《頌》，非忠正者也！能自改耶？會相舉以法乎？』譚頓首謝，良久乃遣之。後大會群臣，帝使譚鼓琴，譚見宏，失其常度。帝怪而問之，宏乃離席免冠謝曰：『臣所以薦桓譚者，謂能以忠正導主。而今朝廷耽悅鄭聲，臣之罪也。』帝改容謝之，譚遂不得給事中。」予竊謂《南風》手不可得，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？果如坡、穀所言，唯當破此琴為烹鶴之具耳。光武好繁聲，舉朝亦好之，乃有宋司空。謂宋宏之後遂無宋宏，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？夫八音與政通為難，審音以知政、居今而行古又為難，合是二難，始有此書，乃欲藏之名山，以待其人乎？司空表聖最為通論，云：「四海之廣，豈無賞音？固應不待五百年耳！」請以此為之引。歲丁巳秋八月初吉，遺山詩老引。

雙溪集序

燕中文士張顯卿、趙昌齡為予言：「省寺賓客，集今中令詩傳於時，欲吾子為作序引。其有意乎？」予複之曰：「詩與文同源而別派。文固難，詩為尤難。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，謂嘔出肝肺乃已耳。又有論詩者云：『乾坤有清氣，散入詩人脾。千人萬人中，一人兩人知。』其可謂尤難矣！前世詩人，凡有所作，遇事輒變化，別不一其體裁，乃欲與造物者爭柄：囚鎖怪異、破碎陣敵、陵轢波濤、穿穴險固者，尤未盡也。槁項黃馘，一節寒餓之士，以是物為顓門，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；青雲貴公子乃咳唾顰呻而得之，是可貴也。學道者有神遇、有懸解，如以無礙辨才，游戲翰墨，龍拿虎擲，動心駭目，不可致詰；彼區區者，方纓冠被發、流汗而追之，九萬里風，斯在下矣！中令天資高，於詩風夙習，故落筆有過人者，不足訝也。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，當其得意時，視《北征》、《南山》反有德色；然每見中令一詩出，必歡喜贊嘆，失喜噎嘔曰：「此長吉語也，義山語也，《樊川集》所無有也。」而中令慊然自以為不足，長轡遠馭，進進而不已，如欲踔宇宙而遺俗、渺翩翩而獨征者。尚奚以序引為哉！顯卿、昌齡為我謝中令君：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，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。李文饒《一品集》，鄭亞有序；陸宣公奏議，蘇東坡有紛櫻淮笋楛厥槎屢書之，韓筆有例。子欲我敘《雙溪小集》而遂已乎？」年、月、日，門下士河東元某題。

鳩水集引

德安鄭夢開，以所編宋君周臣《鳩水集》見示云：「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！世以不見全集為恨。今欲鋟木流布。子厚於宋者，請為題端。」某不敏，不足以知詩文正脈，嘗試妄論之：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，然非父兄淵源、師友講習、國家教養，能卓然自立者鮮矣！自隋、唐以來，以科舉取士，學校養賢；俊逸所聚，名卿材大夫為之宗匠。琢磨淬礪，日就作新之功。以德言之，則士君子之所為也；以文言之，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；以人物言之，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。不必皆鴻儒、碩生、公卿、大臣，而其材具故在是矣。宋君起太行，其經明行修，蓋故家遺俗然；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、按察使簡之、宗盟內翰濟川潞倅佑之父子、王孟州大用之所沾匄。住太學十年，讀書績文，動為有用之學。使之得時行道，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？易代以來，佐東平幕二十年。當賢侯擁彗之敬，不動聲氣，酬酢台務，皆迎刃而解。有用之學，僕既言之矣！嗚呼！文章聖心之正傳，達則為經綸之業，窮則為載道之器，顧所遭何如耳。它日，人讀《鳩水集》或以文人之文求之，渠特椸櫼子耳，非吾心相科中人也！癸丑清明日，河東元某引。

楊叔能小亨集引

貞祐南渡後，詩學大行，初亦未知適從。溪南辛敬之、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。敬之舊有聲河南，叔能則未有知之者。興定末，叔能與予會於京師，遂見禮部閒閒公及楊吏部之美。二公見其《幽懷久不寫》及《甘羅廟》詩，嘖嘖稱嘆不已，今世少見其比。及將往關中，張左相信甫、李右司之純、馮內翰子駿，皆以長詩贈別；閒閒作引，謂其詩學退之《此日足可惜》，頗能似之；至比之金膏水碧、物外自然奇寶，景星丹鳳、承平不時見之嘉瑞。叔能用是名重天下，今三十年。然其客於楚，於漢、沔，於燕、趙、魏、齊、魯之閒，行天下四方多矣，而其窮亦極矣！叔能天資澹泊，寡於言笑，儉素自守，詩文似其為人。其窮雖極，其以詩為業者不變也，其以唐人為指歸者亦不變也。今年，其所撰《小亨集》成，其子複見予鎮州，以集引為請。予亦愛唐詩者。唯愛之篤而求之深，故似有所得。嘗試妄論之：詩與文，特言語之別稱耳；有所記述之謂文，吟詠情性之謂詩，其為言語則一也。唐詩所以絕出於《三百篇》之後者，知本焉爾矣！何謂本？誠是也。古聖賢道德言語，布在方冊者多矣，且以「弗慮胡獲？弗為胡成？」「無有作好，無有作惡。」「樸雖小，天下莫敢臣」較之，與「祈年孔夙，方社不莫。」「敬共明神，宜無悔怒」何異？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。故由心而誠，由誠而言，由言而詩也，三者相為一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發乎邇而見乎遠。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雖小夫賤婦、孤臣孽子之感諷，皆可以厚人倫、美教化，無它道也。故曰：不誠無物。夫惟不誠，故言無所主，心口別為二物，物我邈其千里。漠然而往，悠然而來，人之聽之，若春風之過馬耳。其欲動天地、感神鬼，難矣！其是之謂本。唐人之詩，其知本乎？何溫柔敦厚、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！幽憂憔悴，寒飢困憊，一寓於詩；而其陂窮而不憫，遺佚而不怨者，故在也。至於傷讒疾惡，不平之氣不能自掩，責之愈深，其旨愈婉；怨之愈深，其辭愈緩；優柔饜飫，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，情性之外，不知有文字。幸矣！學者之得唐人為指歸也。初予學詩，以十數條自警云：無怨懟，無謔浪，無驁狠，無崖異，無狡訐，無媕阿，無傅會，無籠絡，無炫鬻，無矯飾，無為堅白辨，無為賢聖癲，無為妾婦妒，無為仇敵謗傷，無為聾俗哄傳，無為瞽師皮相，無為黯卒醉橫，無為黠兒白捻，無為田舍翁木強，無為法家醜詆，無為牙郎轉販，無為市倡怨恩，無為琵琶娘人魂韻詞，無為村夫子兔園策，無為算沙僧困義學，無為稠梗治禁詞，無為天地一我、今古一我，無為薄惡所移，無為正人端士所不道。信斯言也，予詩其庶幾乎？惟其守之不固，竟為有志者之所先。今日讀所謂《小亨集》者，祗以增愧汗耳。予既以如上語為集引，又申之以《種松》之詩，因為複言：「歸而語乃翁：吾老矣，自為瓠壺之日久矣！非夫子，亦何以發予之狂言？」己酉秋八月初吉，河東元某序。

新軒樂府引

唐歌詞多宮體，又皆極力為之，自東坡一出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，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；雖時作宮體，亦豈可以宮體概之？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，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。此殆以工拙論，非知坡者。所以然者，《詩三百》所載，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，特猝為外物感觸，滿心而發，肆口而成者爾；其初果欲被管弦、諧金石，經聖人手，以與《六經》並傳乎？小夫賤婦且然，而謂東坡翰墨游戲、乃求與前人角勝負，誤矣！自今觀之，東坡聖處，非有意於文字之為工，不得不然之為工也。坡以來，山谷、晁無咎、陳去非、辛幼安諸公，俱以歌詞取稱；吟詠情性，留連光景，清壯頓挫，能起人妙思；亦有語意拙直，不自緣飾，因病成妍者。皆自坡發之。近歲，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？新軒三世遼宰相家，從少日滑稽玩世，兩坡二棗，所謂入其室啖其炙者，故多喜而謔之之辭。及隨計兩都，作霸諸彥，時命不偶，至得補掾中臺時，南狩已久，日薄西山，民風國勢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，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。予與新軒臭味既同，而相得甚歡。或別之久而去之遠，取其歌詞讀之，未嘗不灑然而笑、慨焉以嘆，沉思而遠望、鬱搖而行歌，以為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，至四碗發輕汗時，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，真有此理！退之《聽穎師彈琴》云：「詎詎兒女語，恩怨相爾汝。忽然變軒昂，勇士赴敵場。」吾恐穎師不足以當之。予既以此論新軒，因說向屋梁子。屋梁子不悅曰：「《麟角》、《蘭畹》、《尊前》、《花間》等集，傳播里巷，子婦母女交口教授，淫言媟語深入骨髓，牢不可去，久而與之俱化。浮屠家謂：筆墨勸淫，當下犁舌之獄。自知是巧，不知是業。陳後山追悔少作，至以『語業』命題，吾子不知耶？《離騷》之《悲回風》、《惜往日》，評者且以『露才揚已，怨懟沉江』少之；若《孤憤》、《四愁》、《七哀》、《九悼》絕命之辭，《窮愁志》、《自憐賦》，使樂天知命者見之，又當置之何地耶？治亂，時也；遇不遇，命也。衡門之下，自有成樂，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。安知憤而吐之者，非呼天稱屈耶？世方以此病吾子，子又以及新軒，其何以自解？」予謂屋梁子言：「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？『年在桑榆，正賴絲竹陶寫；但恐兒輩覺，損此歡樂趣耳！』東山似不應道此語，果使兒輩覺，老子樂趣遂少減耶？君且道，如詩仙王南雲所說，大美年、賣珠樓前風物、彼打硬頭陀、與長三者三禮，何嘗夢見？」在歲甲寅十月望日，河東元某題。

逃空絲竹集引

南渡後，李長源七言律詩，清壯頓挫，能動搖人心，高處往往不減唐人。麻知幾七言長韻，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、穿穴險固、囚鎖怪異、破碎陣敵者，皆略有之。然長源失在

無穰茹，知幾病在少持擇，詩家亦以此為恨。仲梁材地有餘，而持擇功夫勝，其餘或亦有不逮二子者。絕長補短，大概一流人也。今二子亡矣，仲梁氣銳而筆健，業專而心精，極他日所至，當於古人中求之，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也。河東人元某書。

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